



描摹着江南的景致，揣度着江南的心事——而我是所有灵感的源泉，若没有“江”，何来“江南”的宛转情态？

悠悠漫步，我与支流赣江会面时，应邀观望赣江东岸的滕王阁，此楼因一句“落霞与孤鹜齐飞，秋水共长天一色”而闻名遐迩。兴味盎然，我回转身畔蛇山之巅的黄鹤楼，竟发现了“眼前有景道不得，崔颢题诗在上头”的有趣插曲——好酒的李太白也真是可爱，崔君有“昔人已乘黄鹤去”，他亦有“故人西辞黄鹤楼”；崔君复有“君家何处住？妾住在横塘”“家临九江水，来去九江侧”的《长干曲》，他亦复有“妾发初覆额，折花门前剧。郎骑竹马来，绕床弄青梅”的《长干行》……长干，借指建康，春风吹绿江南岸的时节，我建议人们招一船丝竹，去建康；而月轮皎皎、琼花曼妙的中秋，我建议人们腰缠十万贯，去广陵——“妾家扬子住，便弄广陵潮”“乘槎若有便，希泛广陵潮”，当年的广陵潮，可能比现今鸣声如雷、喷珠溅玉的钱塘潮更加震撼。

江山如画，骚人墨客壮思飞驰，正是大唐的荣耀。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滴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具兴。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。”与滕王阁、黄鹤楼并称“江南三大名楼”的岳阳楼，地处岳阳古城西门城墙之上，紧靠洞庭湖畔，下瞰洞庭，前望君山。洞庭湖，北纳松滋、太平、藕池、调弦四口来水，南和西接湘、资、沅、澧四水及汨罗江等，由岳阳城陵矶注入我的肌理血脉。

著名的岳阳楼。



其强大的蓄洪能力，屡屡助我化险为夷，江汉平原因之在洪患的威胁下得保安然无恙。

一幅《洞庭晚秋图》，一篇《岳阳楼记》。大宋庆历年间的范仲淹，藉作记之机规劝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之理。无论是淫雨霏霏，浊浪排空，抑或是春和景明，一碧万顷，古仁人居庙堂忧其民、处江湖忧其君，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拳拳之心，日月可鉴，所以，当与其归。

范文正公走后，我明白了，有些东西，毕竟是不会磨灭的。被寄托在庆历新政里的儒风熏陶、济世雄图，将指引着代读读书人自道自任，坦率无忌地批判、参预国是商定、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……如水渗透。

四

水能载舟，亦能覆舟。

大明，隆庆三年。

皇帝的子民们拥戴着一个名字：海瑞。

他挺身而出，力斗奸恶；他脚踏实地，为百姓谋福利。

他成了时代的楷模，于是，当年六月，他被委以更加重要的职务：都察院右佥都御史，总理粮储、提督军务，兼巡抚应天等处。

应天等处，有“小江南”之说，是大明最富庶的地区。不过，海瑞到任的时候，横跨南直隶、浙江辖区的太湖不甚太平——水患肆虐，灾民流离失所，衣食无着落。

太湖下游的入江入海通道，古有吴淞江、东江、娄江，统称太湖三江，分别向东、南、北三面排水，后东江、娄江相继湮灭，吴淞江亦淤浅缩狭。上游来水汇入太湖，再经湖东洼地弥漫溢分流各港浦，终与我碰面。

急桨掀浪载鲈还，太湖风景宜人，太湖三白极鲜，但一个滋事的太湖，却也着